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 第七回 洋奴得意別有原因 土老赴席許多笑話

且說又園聽得雪畦問他令叔當甚麼差事，笑說道：「闊別這兩年，老兄還是沒有學過洋字、洋話。」雪畦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？」又園道：「那公館牌子上面那一路外國字，便是家叔的館銜。寫的是：Chitoy，便是廚子。家叔在總會裡做大司務，何嘗做甚麼官？」雪畦愕然道：「那公館牌子可以隨便用的麼？」又園道：「你還當上海和廣州城一樣呢。掛個公館牌子，也可以稱得。」雪畦方才明白，又問又園，近來可有事。又園道：「我連年運氣不好，此刻隔壁的一個鹹水妹有個東家，是兵船上的大副，我暫時伺候他，是沒有工錢的，一時謀不出事來，也是無可如何。」雪畦道：「那麼你只怕要到隔壁去，有事。我不便久坐，不要耽擱你公事。」又園道：「不要緊，他今天怕不得來，我們儘可以談談。你這回來見過慶雲沒有？」雪畦道：「正從他那裡來，連你住在這裡也是他告訴我的。我看慶雲得意得很。」又園歎道：「一個人運氣來了，便甚麼事都順手。慶雲平常也會巴結，有一天為了一角洋錢幾十文銅錢，他便憑空升了副買辦，你說奇不奇？」雪畦道：「怎麼一角幾十文就可以升起來呢？這個倒要請教。」又園道：「這裡不比香港。香港是一塊大洋錢換十個角子是呆的，這裡是市價天天不同。有時一塊錢只換得九角多，有時候一塊錢要換到十一角零。一天外國人叫慶雲去換一塊錢的角子，那天市價是十一角零五十文，他換了來例如數交了，那外國人很以為奇，便問怎麼樣有這許多？他也老實回說今天市價是這樣。外國人倒不懂起來了。等他走開了，又叫別人去換一塊，別人可是只交給他十角。大約這是人人如此的，本來外國人只知道一元換十角，就是賺了他的，他到死也不能明白，又何妨嫌呢？」

那外國人看見別人只換來十角，也只放在心上。等到公事完了，叫了慶雲，一同出去走，到錢鋪門前，在身邊摸出一塊洋錢，叫慶雲去換角子，自己在旁邊看著。果然見是換了十一角五十文來，便著實誇贊慶雲誠實可靠，說得他所見過的中國人沒有一個好的，只有慶雲是個好人。不多幾天，便把他升做二買辦。

你說僥倖不僥倖？」雪畦道：「倒想不到真是一角多洋錢買了個二買辦。」又園道：「這個裡面有兩層：第一層，是他平日會巴結。無論甚麼事，外國人叫他做，他沒有不肯做的。有一天外國人叫他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把嘴附到雪畦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話，又大聲道：「他也居然肯的。你說別人做得到麼？」雪畦搖頭道：「未必罷。」又園道：「不信由你，這個還是在香港時候的事呢。第二層也是外國人的好處。為了他誠實了一角多洋錢，便馬上抬舉他。若是中國人，你便把良心挖出來給他吃了，他也不過如此。所以我家叔時常教我情願餓死了，也不要就中國人的事，這句話真是一點也不錯。依我看起來，還是情願做外國人的狗，還不願做中國的人呢。」雪畦道：「想不到外國人有這等好處，我也要學兩句外國話，就外國的事了。」

但不知上海可有教外國書的先生？」又園道：「多得很。只要兩塊洋錢一個月，但是你要小心點，有許多靠不住的，他自己也只花兩塊洋錢一個月，白天裡去讀了書，到了晚上他就把白天所讀的去教人，也收人家兩塊洋錢一個月。也有自己晚上去讀，白天教人的。你要從了那種人，就上當了。」雪畦道：「不知你近來可有從先生讀書？」又園道：「我不從先生。晚上家叔回來，自己教我。」雪畦道：「聽說外國字只有二十四個字母拼起來，就可以成文，不知你可認得？」又園道：「豈止二十四個，有二十六個呢。那自然認得的。」雪畦道：「就請你代我寫了那二十六個字母出來。等我先認認，等認得了，再設法。」又園答應了，就在身邊取出鉛筆，尋出一張表心紙，寫了出來。又教了一遍，又在每字之下注一個中國字音。雪畦謝了，又談了一會，方才辭了出來。

回到成章棧，取出那一張表心紙來，嚙哩咕嚕的亂念。他莫說外國字不認得，便連注的中國字也是不認得的，所以愈念愈不對了。他自己也不得而知，一連念了三天，連起頭的ABCD四個字還分辨不出來，心中恨極。想道：我何必要學他，此刻有了三千多的本錢，不如自己做生意的好。定了主意，便把那張表心紙撕掉了。

正打算著不知做甚麼生意好，忽然一個人送進一封貼子、一張知單來。問道：「這裡可是花老爺？」雪畦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何以叫起我老爺來？只得含糊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那個人便把知單貼子遞過來，雪畦接了貼子在手，看了又看，只見簽條上自己的姓一個「花」字是認得的，花字底下一個「大」字也還認得，大字底下還有兩個字便不認得了，那兩個字底下又有「雪畦」兩個字，是當日求人起別字時，經人教過的，也就認得。但是這雪畦兩個字，卻寫得小了许多，旁邊又有一個不認識的字。看了兩遍，然後把貼子抽出來，翻來覆去看了幾遍，只有一個「日」字是認得的。下面一行端詳了四五遍，模糊彷彿連猜帶認的似乎是「陶慶雲」三個字。看到角上還有兩個小字，只認得打頭一個「六」字。再看那知單時，那個字寫得更奇怪了，竟是橫著寫的，一排一排猶如外國字一般。頂上頭那一排，是每字不同的，自己姓花的「花」字卻也在上面；第二排是六七個「大」字；第三排、第四排的字都不認得，卻每排都是一律的，底下也有好些小字，「雪畦」兩個字也在上面，看了半天，莫名其妙，又看看那送貼子的人，那人正等得不耐煩，便說道：「陶老爺請你吃酒，去不去？」雪畦恍然大悟，想道：「怪道呢。我說這東西很面熟的，原來是請吃酒的請貼，便道：「請幾時？我來，我來。」那人道：「明天六點鐘。」

雪畦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請老爺在知單上打個字，我好拿去請別人。」雪畦暗想道：上海好大規矩，請吃酒還要簽字的呢。想罷，便道：「我簽，我簽。」在桌上一看，並無筆墨，自己本不會寫字，樂得推道：「我這裡筆墨不便，等我到外面去簽了來。」說罷，連貼子一起拿到帳房裡，見了帳房先生道：「費心，陶慶雲請我吃酒，那來人要我簽字，我是初到上海，不懂這裡規矩要簽在那裡的。費你心代我簽了罷。」帳房先生笑了一笑，代他寫上一個「知」字。雪畦了過來，說聲費心，把那知字重新看了又看。一路走回房裡，便連貼子一起還了那人，那人道：「這貼子是要留下的，老爺如果客氣，明天當面覽帖罷！」說著放下帖子，拿了知單自去了。

雪畦心中又是歡喜，又是疑惑。歡喜的是在廣東時，人家叫自己總是阿雷、阿雷的，提著名兒叫。到了上海，居然有人叫我老爺，這一樂，真是樂得要手舞足蹈起來。疑惑的是，那送帖的人叫我明天當面遍帖，我一向只知道遍討債與及開賭館時，人家輸光了，要逼人家剝衣裳，這是我乾慣了的，這個遍帖卻不知如何逼法？心中躊躇不定，好在陶慶雲不是十分客氣的朋友，且等明天再說。到得次日，便如油鍋上螞蟻一般，眼巴巴盼到五點半鐘，便鎖上房門一徑走台口洋行。只見帳房裡靜悄悄的，只有一個茶房在那裡瞌睡，雪畦問道：「陶買辦呢？」那茶房呵欠著起來，答應道：「今天是禮拜，買辦沒有出來。」

雪畦愕然良久，道：「他家在那裡？」茶房道：「在二馬路慶新裡。」雪畦暗想，莫非在家裡請麼？於是搭訕著出台口洋行，一路問訊。問到了二馬路慶新裡，看見一扇陶公館的牌子，這回不比尋魏又園的那回了。一直上去打門，裡面一個老媽子出來開門，雪畦便問：「陶買辦是這裡麼？」老媽子道：「是。」

雪畦便要進去，老媽子道：「不知道。」雪畦又愕然道：「到那裡去了？」老媽子道：「不知道。」雪畦不覺大失所望，悵悵回到棧房。已是六點多鐘，茶房開上飯來。雪畦一面吃一面生氣，暗罵陶慶雲豈有此理。及至飯已吃完，茶房帶了一個人進來，送上一張條子說道：「請吃酒。」雪畦接來一看，上面寫著：「花雪畦」三個字，接著底下還有「大人」兩個字是識的。其餘一字不識。當中有一個「五」字又是識的，再往下看，看到末末了一個「陶」字也還勉強看得出。皺著眉頭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來人道：「是麥家圈新新樓。」雪畦又恍然大悟道：「原來他請的是館子。」隨對來人道：「就來。」

隨即仍舊鎖了房門，向茶房先問了路徑，一路尋到新新樓。

人得門來，自己還不知是這裡不是，又格外小心向櫃上的人問一聲：「這裡是新新樓不是？」那人把他看了一眼，道：「是的。怎麼？」雪畦道：「有人請我吃酒呢。」那人道：「是那個請的？」雪畦道：「陶慶雲。」那人道：「是那個陶慶雲？」雪畦道：「奇了，是台口洋行裡買辦陶慶雲，還有那個陶慶雲呢？」那人便向水牌上望了一望，用手向裡面一指，道：「你進去。」

」隨又喊道：「第五號來客。」便另有一個人來領了雪畦登樓，到第五座去。

慶雲迎了出來，彼此相見，只見座上已有了一個人，便是前次在台口洋行幸會的舒雲旂。大家招呼過了，雪畦埋怨道：「我在這裡人地生疏，你要請我，又不先知照我，害我今天走到你行裡，又跑到你家裡去。」慶雲愕然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雪畦道：「我只當你在行裡吃酒呢。」慶雲笑道：「我帖子上明明寫好『六點鐘入席假座新新樓』，你自己冒失，卻來怪我。」

雪畦聽了「帖子」二字，忽然想起一事，把慶雲拉過一邊，悄悄問道：「你昨天送帖子的是甚麼人？」慶雲道：「也是行裡的一茶房。」雪畦道：「奇怪得很，他叫我今天逼帖呢。我想逼債討債、逼剝衣裳是有的，這帖子怎生逼法？可是一定要逼的？求你教了我。」慶雲也愕然道：「這個卻未考究過，我也不懂。那個茶房是揚州人，從前跟過官的，或者官場有這規矩也說不定，我們是沒有的。」雪畦方才放心。

說話之間，陸續又來了四個客。一個覆姓端木，號叫子鏡人家，問他貴姓，他卻只說是姓木。一個姓言，號能君。一個便是慶雲的老兄秀乾。還有一個雪畦見了不由得心驚膽戰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在澳門鬪豬的蔡以善。雪畦一見了便手足無措起來，只得佯作不相識。一一由慶雲介紹了，彼此列坐談天，雪畦一一請教，才知道秀乾已得了關上事情，言能君是合隆木號的東家，端木子鏡是巡防局的百長，蔡以善在近今洋行寫字樓辦事。堂倌問過客都齊了，便調開了椅子，擺了七個位，慶雲親自敬酒。定席七個人團團坐定，慶雲便問叫局不叫，座中也有要叫的，也有不要叫的，慶雲道：「要叫，大家都叫，要 不叫，大家都不叫才好。有個叫，有個不叫，總不大妥當。」

雪畦便問：「上海叫局是甚麼價錢？」慶雲道：「我們要叫，就叫，長三是三塊洋錢一個局。」雪畦聽說，伸了一伸舌頭。

暗想：「我通共只有三千多元，只夠叫一千多局，這件事如何開得端？」想罷了便道：「我人生路不熟，沒有認得的，我不叫罷。」慶雲道：「如此大家不叫也罷。」於是讓一輪酒菜，堂倌送上魚翅來。秀乾道：「近來新新樓的魚翅甚是考究，大家請一杯。」於是客人乾了一杯。雪畦暗想：「魚翅這樣東西向來只聽見過，卻未曾吃過，不知是甚麼滋味？」於是隨著眾人夾了一箸，往嘴裡一送，誰知還是滾燙的，把嘴唇舌頭一齊燙了，連忙吐了出來。正是：

急欲充腸果腹，惹來舌敝唇焦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魏又圍一席話，讀之令人痛哭。花雪畦赴席舉動，讀之令人狂笑。讀過一回，真是笑啼並作。